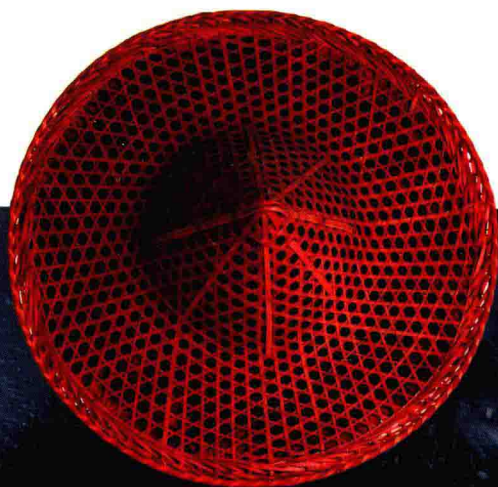


长篇抗战小说

红斗笠

韩庆先/著



当敌人来了，
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得放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红斗笠

韩庆先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斗笠 / 韩庆先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499-5

I. ①红…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8907 号

书 名 红斗笠

著 者 韩庆先

责任编辑 姚 丽 孙建兵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8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499-5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热豆腐，红辣椒

腊八河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河。

—

土山位于邳州市南部，过了京杭运河，大概30华里的距离，乘车15分钟便可以到达。那次土山之行，非我一人，除驾驶员，还有一位外地报社的领导。土山，我此前去过多次，最初那次是调研工作的，去也匆匆，来也匆匆，谈不上对土山有多深刻的印象。记得还有一次是陪同徐州电视台记者去的，采访当地农民房顶养殖金鱼致富的故事。土山党委的一位副书记陪同采访，副书记姓周，人很厚道，工作扎实，介绍了很多我们不曾知道的东西。还有那么两三次，在土山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对土山的印象只停留在经济发展的表面。

我和那位报社领导没去镇政府向有关人员汇报，也自觉对那里熟悉，便让驾驶员在那条明清古街的路口停车。漫步在幽深的古街上，脚踏被磨得发亮的青石板，留下一串串生硬的音响。原汁原味的建筑群沧桑久远，虽然落败，仍透出古朴典雅的味道。小路两旁有布庄，有私人古宅，多是三进院子，主楼两层，有盐商店铺，还有很多很多，不一而足，但已经使我浮想联翩，心中喟叹：难道这才是历史，这才是文化，这才是土山古镇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一边畅谈，一边感受，低头往前走着，一座两层建筑的浴室映入眼帘。“浴德池”三个大字虽斑驳陆离，却熠熠生辉。匾额正下方有一段“毛主席语录”，详细内容已记不清楚，大概意思是表扬工人阶级老大哥的。由此，我不由得想到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浴室，除了年代久远的因素，大概是它在解放初期仍发挥着其作用吧。

不错，这座虽被风雨侵蚀了八十余载的老浴室，的确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用于人们洗澡，更有着深刻的历

史含义。换句话说，它是抗战时代一个正义的符号。

二

抗战是艰苦的，胜利是用中华儿女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我不断颠覆我的想法，写了又改，改了又删，反反复复，屡易其稿。起初，我只想写生活，写日本鬼子阴影下普通人的艰难日月。我做到了，写的都是普通人，家长里短，生活气息浓厚，但笔下的人物又人人自危，担心日本鬼子进城屠杀，丢掉性命。可后来我又想，那个本不该由中国人付出惨痛代价的战争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只有群起而攻之，才能结束中华民族长期被奴役、被欺凌的苦难时代。

邳州的抗日战争是由中共主导的，牺牲的多是大运河流域的青壮年老百姓。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如果不很好地挖掘出来，呈现在纸上，很可能就会淹没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而不被广为人知，更不能激发后来人的爱国热忱，迸发实现中国梦的干劲。

邳州的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草木皆兵，它是全国抗战的缩影，是中共领导广大老百姓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见证。基于认识的提升，这部书从起初的主写生活、次写战争，就变为齐头并进，集中展现了一个普通地方、一群普通人的平常日子和绵长爱情以及一群英雄人物的抗日故事。

本书涉及人物既有各自生活，又相互渗透，时有交织。主要人物六七位，分别是郑含章、韩非、孟德高、郑可贞、李晓娟、陈佳慧以及刘老匪子、刘三旺、武立功、二愣子。人物的精彩互动，情节的舒缓波澜，会使人进入起伏跌宕的战争年代。

文学是大众的，是人民的，民俗更是底层老百姓辛勤创造的。在讲好故事的同时，大量渗透了传统的、民俗的文化元素，这是大运河流域、苏北鲁南人约定俗成的，既有一定的牢固性，坚不可摧，又有一定的传承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算为地方民俗的继承和弘扬贡献微薄之力。比如，作品集中描写了送殡的场景，刻画了喊魂、做送老衣、发丧帖、奔丧、守灵、烧纸、抬棺、挖墓坑、送葬等细节。

语言是小说的支撑，本书力求运用老百姓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大众化语言，有方言，也有俗语，极富地方特色，读得懂。本书注重在写实上下功夫，使人有着身临其境之感。着重写了婚前礼仪，也对盐豆子、焖菜等流传当地的美食予以展示，对“契约”“休书”“布告”“执事单”之类的东西，着墨些许，可以让人有一种厚厚的穿越感。

尤其注重糅合一些新现代文学元素,提高阅读品质,增强了文学性。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着死后的韩老先生的言行和功德,是他在保佑着腊八镇,保佑着郑含章从失落、失败,走向成功,踏上胜利的革命道路。

作品力求以精神激励为重要目标,不论是郑含章,还是后来走向反动的孟德高,甚至反面人物刘三旺,都有各自不同的精神追求,有的高尚,催人奋进,有的猥琐,严厉批判。注重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和描写,通过心理变化反映人物性格特征,又通过人性的变化,体现人物命运的归属。

三

全书围绕郑、孟、刘三家的恩怨展开。郑含章起初是腊八镇的大户,年轻气盛,受人拥戴,虽没有族长或会长的名分,却是一个实际当家人。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影响着大家的情绪和行动。作品以“大旱”“抢水”“死亡”开篇。那年,运河流域大旱,运河见底,人们濒于死亡线上。郑含章带领腊八镇人誓死保卫尚未干涸的腊八河。刘庄人连马尿、马血都喝光了。刘庄的大户刘老匪子的干儿子刘三旺带着二愣子等几十个村民深夜潜入圩河偷水,遭遇腊八镇人的迎头痛击,最后以一死数伤为代价落荒而逃。

郑含章从一个大户人家到落败得一塌糊涂几乎是一夜之间,这与他的的大舅哥也就是媳妇温氏的长兄有关。温氏不幸去世后,郑含章沉迷于赌博,将家产悉数输给孟德高。后来,在韩老先生的引导和帮助下,他娶了刘庄的魏氏,从此家境才有所转机。但魏氏好人不长寿,姚雯荷的到来才真正使郑含章找到了发家的出路。可惜孟德高和刘老匪子不放过他,接连使绊,使他几乎回到一贫如洗的境地。那日,他大病初愈,醒来时却说自己做个梦,梦见自己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这部歌颂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小说,大力讴歌了战争年代的美好爱情。韩非和郑可贞的爱情跨度了十多年,这在当今是不可想象的。难道只是因为战争才出现这样的爱情吗?显然不是。这给当代的年轻人是一个警醒。爱情是灿烂的,但只看到耀眼的光芒,而忽视了美好而心酸的历程,这就不是真爱。爱情是什么,是用一辈子去追求心仪人的文化互动和精神依存,即使随时随地死去,爱情的坟墓里也会冒出一缕缕甜丝丝的白雾。

本书涉猎广泛,集经济、政治、中医学、教育学、伦理学、民俗学、玄学、道学、佛学于一体,尽可能地往纵深探究。笔下对郑可贞这个人物赞赏有加,她单纯、内向,不苟言笑,身上透出一股冷漠的热情,从一个怯懦的女孩逐渐成长为一个爱憎分明、崇尚真爱、识大体、顾大局的成熟女人。她向往真正

的爱情，虽屡屡受挫，却没有倒下，而是顽强地坚守着忠贞的爱情理念，宁愿和心爱的人死在一起，也不想稀里糊涂地虚度年华。她朴素仁爱，信守承诺，全身心地爱着家人和死去母亲的小侄子昭麒，亲手把小家伙带大，俨然是个地道的母亲。她博学求精，苦读韩老先生的中医书，学到不少真谛，努力奉献着青春，为熟悉的人、陌生人开方诊病。

郑含章是抗日英雄的代表，从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出当代中国人疾恶如仇、誓与民族共存亡的精神风貌。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精忠报国的英雄，除有着深刻的民族性、悠悠的报国心以及强烈的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同时，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结果。他深怀忠义之情，这种情义已渗透到他的血液和骨髓。他之所以成为这样的豪杰，更因为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耳濡目染中，使他领悟到共产党是一支抗日的生力军，坚持了斗争的人民性，注重团结一切积极的抗日力量，使革命队伍不断壮大。

四

腊八镇一带是柳琴戏和跑竹马的发源地，这些传统文化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书的结尾是意想不到的，没有血腥的场面描写，没有声嘶力竭地呐喊，只有郑含章和他的战友们在锣鼓声中欢快地演唱。他们唱起来，跑起来，竟吸引了日本鬼子诡异的目光。日本鬼子愣了，傻了，想起了樱花盛开的家乡，想起妻子老小，纷纷丢掉枪支，加入到演唱的队伍中，和郑含章他们一起唱歌跳舞。然而，郑含章十分清醒，这是对日寇的决战，他要让小鬼子们血债血还。

这难道是文化的力量？这正是文化的力量，是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使这群尚未开化的匪寇们轻松放下屠刀。呼吁当今的中国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消除文化断层，弥合精神感受，变内心的挣扎为陶醉般地进入一个朴素的心灵世界。

一块块热气腾腾的豆腐，味香，肤白，好看，体软，惹人嘴馋，让人艳羡，但吃起来却索然无味。然而，只要放上大红辣椒，豆腐的美味便来了，让人大汗淋漓，流连忘返……

目 录

第一章	小镇大旱	001
第二章	抢水之战	012
第三章	仇恨叠加	021
第四章	护夫身亡	032
第五章	生死情缘	040
第六章	兄弟结拜	052
第七章	引狼入室	065
第八章	送别韩公	074
第九章	身陷囹圄	083
第十章	女子妙龄	094
第十一章	梅开三度	105
第十二章	遭遇凶险	114
第十三章	天降财源	126
第十四章	化险为夷	135
第十五章	世道险恶	144
第十六章	施计锄奸	153
第十七章	夜入狼窝	163

第十八章	一波三折	170
第十九章	结缘柳琴	178
第二十章	心底无私	187
第二十一章	搭救红军	195
第二十二章	誓言抗日	204
第二十三章	练兵修城	212
第二十四章	百里护送	221
第二十五章	誓死不屈	229
第二十六章	苦心周旋	236
第二十七章	血染斗笠	248

第一章 小镇大旱

人生如瓢，风平浪静时，会像小船一样漂泊，虽不知去往何方，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倒也坦然。一旦遇到风雨，就无力反抗，瞬间跌入水底。想要再次漂浮起来，除非借助更大的风浪，此时怕已面目全非了。

那年七月底、八月初，腊八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上空出现大面积椭圆形的彩云，红的、紫的、白的、绿的、蓝的，团的、圆的、方的、条形的、块状的，色彩斑斓，纵横交错。此景一直持续七日，使人人感到惊奇，可人人又无法解释。有人说，这是灾祸之兆，有人却不以为然，说持天灾观点的人无非是杞人忧天罢了。

围绕彩云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农历的九月，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争论的地点开始转移，由腊八桥移到关帝庙西边的空地上。大家以为这样就能解释清楚了，可依然没有。很快，持两种观点的人开始对骂，骂什么的都有，没有规律，没有章法，没有讲究，没有辈分，都乱了套，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蝌蚪窝里捣了一棒。乖乖，那个欢腾哟，四里花开，交织重叠，碰头可脸，一张绢美的图画被勾勒出来了，真让人艳羡。

再看那几个骂人的人，皆红光满脸，一骂一长串，绝不可能重复，荤的，素的，不荤不素的，又荤又素的，带脏字的，不带脏字的，文骂的，武骂的，没有骂不全的，没有不华丽的，没有不中肯的，没有不中听的。骂完，他们便开

怀大笑，扯着嗓子笑，跪在地上笑，吊在树上笑，提着裤子笑，露着生殖器笑。

哈哈，多了去了，五花八门。

被骂的人觉得理亏，就蹲在地上，红着脸，掏着耳，低着头，抽着老烟叶，不再言语。不言语归不言语，心里却是一番惊涛骇浪了。叫你猖狂，叫你嘴贱，叫你人五人六，叫你装模作样，哪天下大雪了，都塞进你的嘴巴，不，还有鼻孔，两只鼻孔都塞得满满的、死死的，不能喘气，死了算了。还有，哪天下大雨了，倾盆大雨，最后连屎一起下，淹死你们这群狗不吃的蠢驴。

呜呼，哀哉！这几个处于下风口的人只有咒人骂人的能耐了，连眼珠子也不敢动一动，唯恐被那几个盛气凌人的家伙看到，一脚踹到裆部，伤了元气，再无传宗接代的可能了。

半月后，腊八镇大旱，一滴雨没下，老百姓处于惊慌之中。周围各村庄乱得没有一点秩序时，腊八镇却还能像往日一样忙而有序。这和年轻的郑含章有关。这位只有二十岁的小伙起到“头人”的作用，他提议将腊八河水分给各家各户，以免暴晒后蒸发了水分。镇里人觉得郑含章这个主意不错，就从家里带来水桶、坛子、缸罐，一一装满，又搬进家中，储藏起来。随着危机日益蔓延，郑含章感到镇里必将发生灾祸性的事端，于是，他让人把尿盆里也储满了水，藏在自家的地窖里，以免放在明处被外人连夜偷窃。

腊八镇每家每户至少有一眼地窖，有的户两眼，大户人家还多，形成一大奇观。地窖约有五百年历史，其原功能用于储存山芋，后来竟救了大家的命，被称为“救命窖”。清初时，多尔袞带辫子兵南下，入侵腊八镇时，杀掉镇里上百口人，只有藏在地窖里的人得以活命，才使腊八镇不至于被斩尽杀绝，而后又繁衍生息。地窖深两丈有余，大多挨着腊八河而建，尺寸基本统一，内壁上挖出十几个小坑，可使人用脚攀登，自由出入。

即便把水分到各家各户，腊八河水里的水还有剩余，年轻小伙孟德高感慨：“河神保佑腊八镇，腊八河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郑含章不以为然地批评孟德高：“这都是传说，没有用不完的水，也没有谁能保佑得了谁，更不可在此故弄玄虚，使乡人误认为腊八河是个传奇。”

孟德高反驳说：“难道你连老天爷也不信了？没有老天爷保佑，哪有腊八镇百姓的今天。如今你富足了，是腊八镇的首户，竟忘记了根本，实属背叛。”

郑含章说：“我只是让你别再说一些让乡人误解的话。”

“从我记事开始，你郑含章就不拿我当壶酒钱，始终占在我的上风口。在今天这个大是大非面前，难道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劝导吗？”孟德高说完，转

身而去，郑含章不和他一般见识，就安排十余位青壮劳力轮番看护腊八河，唯恐河水被外村人抢走，切断腊八镇的生命之源。说也奇怪，大家都愿听从这个年轻人的张罗。人们吃住在腊八河边，日夜守护着这条生命之河。他们对外来人员一律严加盘查，凡发现可疑者，都扭送到关帝庙，听候郑含章发落。被带到关帝庙的外地人里，的确有人渴晕了，郑含章只得把这些人都带回家中，用自己的水救了他们的性命。当然，郑含章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做，他害怕被人知道后，损害自己在镇上的威信。

位于腊八镇东北方向的刘庄却是另一番景象。刘庄大户刘老匪子，五十开外，一脸横肉，鼻子下方长一个指头大小的肉瘤。他曾在腊八镇向韩老先生学过酿酒，和老先生闹翻后，便又回了刘庄，从事农业耕种，淘得第一桶金。刘庄位于弯曲的大运河南岸，属于河套地区。庄子不小，七百余户，算是人口比较多的村庄。

连日的干旱已使运河见底，地表干裂，万物凋敝，小船深陷沼泽，小鱼暴尸河床，一派残象。生长在运河南岸的百姓人心惶惶，愣是把芦苇丛内的脏水喝得一点不剩。淤泥内残存的水汽在炽热的阳光下很快蒸发掉，变成一块块干硬的泥巴。没来得及喝到脏水的庄稼人一边咒骂老天爷不顾人类死活，一边趁人不备争抢别人木桶里仅剩的脏水。地里的庄稼枯萎得再也看不到一点绿色，干黄枯瘦的身影在热浪中痛苦地呻吟，心焦气躁的农民懒洋洋地站在地里，拔出一根根枯苗，捶胸顿足，仰天叹息。在麦地察看灾情的刘老匪子突然绝望地跪在地上，号啕般地哭道：“天要灭我。”

两天后，刘庄人再也喝不到一滴水，喘出的气体像火焰一般，整个村庄深陷在一片恐慌中，人们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糟糕。二愣子不得不宰杀了家里那只唯一的下蛋鸡，将鸡血分成两份，自己喝一小半，剩余的给了姨妹李晓娟。受到二愣子启发，庄户人都把家里能抓住的鸡、鸭、鹅全宰了，甚至正在吃奶的小猪也未能幸免。

刘庄人又艰难地度过三日。刘老匪子马棚里的饲养员由于再也喝不到一滴水，活活地被渴死在马厩旁。挖坑埋葬完饲养员的尸首后，二愣子暂且顶替这个差事。这天，二愣子坐在马棚里抽着旱烟，嗓眼里喷出的气息几乎可以烧着头顶上的空气。愈是狂躁不安，二愣子的烟瘾就愈强烈，他狠狠地抽了三袋烟叶，直到喉咙里发出死人般的声音，才觉得自己的小命完了。梦中，二愣子听到尿声，就一个激灵坐起来，费力地转过脸去，看见那匹拴在石槽上的大红马身下那根粗壮的生殖器里正冒出一滴浑浊的液珠。顿时，二愣子来了精神，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惊喜地狂叫起来：“娟，你终于有

救了。”

二愣子弹跳起来，拾起墙根那只没烧透的黑灰泥盆，颤颤巍巍地来到瘦马跟前，将盆放置于马腹下。

滴答，滴答……马尿不多，很黄，也很臊，带着酸臭味。这不是尿，这是水！二愣子站起身来，得意地拍着红马的脊背。受到惊吓的大马扯着粗糙的嗓门，狠狠地吆喝一声，声音不大，没有规则，有些嘶哑，再不像以前那般悦耳。尿完，红马跪在地上，像是祈祷，而后紧闭双目，歪倒在地，蜷缩的身躯颤抖不已。望着即将死去的红马，二愣子枯涩的眼里再也流不出一丝泪。他轻轻拍着马背，眼圈通红。见马再也没有出声，二愣子向红马鞠躬致哀，然后平稳地端着尿盆，使出全身力气，唯恐盆摔在地上。

几棵粗大的杨树再无一丝生命的迹象。天空晴朗，苍穹顶上多了几块绵羊般的白云。太阳像往日一样刺眼，似乎要引燃周围低矮的茅屋。仰面看着天上那只有气无力的飞鸟，二愣子痛快之余，心里涌起一阵悲凉。念叨完“天无绝人之路”，二愣子遂感觉轻松不少。担心有人盯梢，抢走他的救命之水，二愣子立刻跑出马棚，张望一番，觉得十分安全时，才把尿盆端进盛放牲口草料的小屋。

总算舒了一口气，二愣子觉得烟瘾来了，便点燃一锅丑陋的老烟叶。外面似乎有动静，发出猥琐的沙沙声。二愣子惊慌地掩上房门，将尿盆藏在床下，又用一堆草料堵住。觉得再无差错，他便用力吸了第二口烟，可惜的是，烟火已经熄灭，再也冒不出烟气来。二愣子翻遍全身，也未找到一根火柴，只得坐在地上，背靠床沿。刚打起鼾声时，他突然惊醒过来，见房门闪开一条缝，透进犀利的白光。他以为马棚进了贼人，便一骨碌爬起来，抄起一根短粗的木棍，猛地拽开屋门。

那只黄褐色小公狗正趴在小屋门前，撅着干燥的屁股，企图拉出自己肚里多余的东西。小狗是李晓娟喂养的，知道二愣子在这里，就来了。小狗平时十分乖巧，对二愣子像亲人似的，一天见不到这位主人，心里就发慌。小狗对二愣子比对李晓娟好。李晓娟除喂它简易的食物，再也不会和它亲热，常把它撵得老远，像见到它心就烦似的。而二愣子不然，每天他都要嚼煎饼喂它，还为它挠痒，常使它感到愉悦。算来，小狗也快三岁了，到了发情的年龄，没事时就满庄跑，找母狗满足自己青春的躁动。实在找不到母狗，它就找二愣子来凑乎。它在主人脚上或者腿部，磨一磨、蹭一蹭，也能找到那种渴望的感觉。猛然受到二愣子这样粗鲁的惊吓，小狗受不了了，以为出了大事，眼睛不再眨巴，随后大声哀嚎，很快栽倒在地，嘴里淌出白沫。

送走红马，又眼睁睁看着小狗死去，二愣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想发泄，想冲天怒吼，想对马棚内的牲口大喝几声。二愣子鼓足了劲，最终也没有嘶喊的勇气。重新关闭屋门，他一人蹲在小屋里，望着黑咕隆咚的梁椽发呆。此时，二愣子像个死人，死了半年左右，身体还未发臭，而精神已经泯灭，魂魄也离开了尸首，飘到了阴曹地府。

终于挨到傍晚，二愣子打算立即把尿盆端回家，送给李晓娟。可他又担心被人盯梢，使马尿遭遇哄抢。更糟糕的是，如果有人趁机调查尿的来历，被刘老匪子知道，一定会引火烧身。二愣子只好继续默默等待。天黑时，二愣子像个没事人似的，款款走出马棚，“闲逛”一番。直觉告诉他，天下太平，可直接端尿回家。他默默祈祷一阵，然后手捧尿盆，像捧着一颗天真无邪的心脏，激动地告别漆黑的马棚，得意地向正东走去。不到一袋烟工夫，二愣子来到两间草屋前。这是二愣子的家，土墙草顶，没有小院，门前左侧是一间孤零零的锅屋，锅屋前有一棵粗壮的梧桐树。这是他的全部家产，是他老爷那辈留下的。树上有只喜鹊窝，十五年前就有了，每年都会有成群的小喜鹊从这只窝里飞出去。二愣子仰望大树，期待听到喜鹊的叫声，但他失望了。

二愣子蹑手蹑脚走进锅屋，将尿盆掩埋在里面的杂草内，然后挺起胸膛，鼓足勇气，进了堂屋。小屋中间没有山墙，只用几把芦苇秆隔开。外间是二愣子睡觉的地方，但二愣子很少在这里睡。床上很乱，堆放着麦秸和芝麻秆。李晓娟住里间，床周围用一块块烂布遮挡着，可以减少蚊虫的叮咬。这个地方很怪，每到夏天，运河里就会生出成团的蚊虫，大的如细腰蜂，飞到刘庄，蜇人没商量。这种蚊虫生命力极强，繁殖快，直到初冬时才会消失。

李晓娟不是刘庄人，两岁时，她失去双亲，是大姨把她养大的。腊八镇也有她的亲戚，表姐陈佳慧的娘是她的大姑，待她不错，可二愣子娘不让她去。二愣子娘视她如己出，好吃的东西都让她先品尝，希望将来她能帮二愣子成就一家人，也算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

病恹恹的李晓娟蜷缩在床上，半闭着乌黑的双眼。她没有睡着，心里想着心事。两日来，她肚里没进一滴水，整个人像散架似的，如果再持续两日，恐怕就没命了。只要闭上眼睛，李晓娟的脑里就会出现大姨的身影，只可惜，那位疼她、爱她让她倍加尊重的亲人三十六岁就死了。李晓娟还渴盼见到一个男人，可他始终没有出现。她理解那个男人，满庄人都要被渴死了，他一定也不例外，但得有点办法，那男人会想法救她的。

二愣子的到来再也没有引起李晓娟的恐慌。平时，她视姨哥二愣子如

猛兽，只要二愣子在家住，她就搬进锅屋里，睡在草堆上，唯恐受到他的侵害。听到二愣子的脚步声，李晓娟没问是谁，也不感到丝毫害怕，她觉得一个临死的人，已经没有害怕的必要了。她知道来人绝不是心中那个男人，她更不怕这个时候还会有人对她施暴。不过，李晓娟还是希望来人就是她思念中的男人，但当听清是二愣子的声音时，她微抬的头又垂下去了。

二愣子不敢靠近李晓娟，在离她三米远时说：“娟，有救了。”

李晓娟漫不经心地说：“舅和姨都死多年了，哪来的舅？”

二愣子说：“我不是和你开玩笑。”

李晓娟惊吓地说：“莫非有鬼？其实，有鬼也不用怕，我已梦见大姨、大姨夫和可怜的小姨妹了。”

二愣子抽噎一声，然后对李晓娟说：“咱们有水喝了。”

李晓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心里感到惊喜，但仍漫不经心地说：“说胡话吧。”

二愣子笑嘻嘻地说：“什么时候骗过你？”

李晓娟缓缓地坐起身子，双腿搭在床沿上。二愣子从床头摸到一盒火柴，点着那盏黑乎乎的煤油灯。枯瘦的李晓娟眼睛通红，像被马蜂蜇了两口。望着憨厚的姨哥，李晓娟心里酸酸的，眼角挤出一滴瘦瘦的眼泪。

二愣子急忙来到床前，扶李晓娟起来。李晓娟不再向姨哥发脾气，顺从地扶着二愣子的腰，挪腾到幽暗的锅屋里。二愣子从柴火堆里扒出那只尿盆，用手捞出掉在里面的杂草，然后端到李晓娟面前。李晓娟闻了闻说：“这是尿！”

二愣子高兴地说：“是尿，马尿，可惜那匹马尿完就死了。”

李晓娟生气地说：“为什么不宰了牲口喝血？”

二愣子垂下头，可怜地说：“我不敢。”

李晓娟明知故问：“怕谁？”

二愣子低声说：“老爷。”

李晓娟拧着二愣子的耳朵说：“什么老爷？是刘老匪子，土匪，无恶不作的土匪。”

二愣子结结巴巴地说：“是老爷，不对，刘老匪子。哎呀，别说这么多了，别管谁的尿，快喝吧，救命要紧。”

李晓娟长叹一声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接过二愣子手里的尿盆，李晓娟憋住气，低下头，猛地喝下一大口。她心里舒爽，接着又喝下一小口，然后长出一口气说：“这么大的马，尿怎么这

么少呢？”

二愣子说：“牲口也是几天没喝水了。”

李晓娟把尿盆递给二愣子说：“哥，你也喝点。”

二愣子说：“还是你都喝掉吧，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连命都没了。娘临死前，让我照顾好你。”

李晓娟擦擦眼泪，抽泣着说：“这个家也不能没你，你还没后，怎对得起死去的大姨？”

二愣子说：“如今保命都难，谁还有心情传宗接代？再说，哪个女人愿嫁我这样没出息的穷人？”

李晓娟生气地说：“别废话了，快喝吧。”

二愣子接过尿盆，慢慢地放在嘴边。他不敢用力，只能慢慢往下倾倒。突然，二愣子下了狠心，接连喝下两大口。放下尿盆，二愣子喘了口粗气，仍不能赶跑嘴里的臊味。他捡起一根草棒，含在嘴里，使劲嚼了几下，才使心里感到好受一些。

天上有月亮，空中有星星。小鸟不叫唤，村庄静悄悄。李晓娟端起尿盆，果断地走出锅屋。望着姨妹高挑的背影，二愣子大声说：“都这个时候了，还忘不了那小子？”

“快去马棚，看住红马，被人抢走，连血也喝不上。”说完，李晓娟迈开大步，往西走去。李晓娟不敢进刘老匪子家，在她心里，那是一座阎王殿，刘老匪子就是阎王，吃人肉，喝人血，充满杀气。她站在门口徘徊着，盘算如何见到自己的心上人，救他一命。刘老匪子院内没有一丝声响，那条狼狗像死了似的，紧紧地闭着眼睛。眼看天空发亮，李晓娟心里着急，不敢再等，就来到刘老匪子的大门前。放好尿盆，李晓娟抬起纤细的小手，弹出中指，准备敲门，又觉得冒失，急忙收回小手，急得直跺脚。

听到院内传来一阵慢腾腾的脚步声，李晓娟急忙端起尿盆，闪到西侧。她心里七上八下，如果来人是刘老匪子，这就是一个复仇的绝佳机会。她举起尿盆，超过头顶，准备用最大的力气，将尿盆扣在刘老匪子头上。如果他被砸晕，那她就一不做二不休，三下五除二结束他的狗命。

来人不是刘老匪子，是李晓娟日思梦想的男人。刘三旺从大门踏出左脚的刹那，李晓娟像被镇住似的，尿盆一动不动地定格在她的头顶。看到这个情景，刘三旺惊恐地转过身。正欲关门，李晓娟飞起一脚，不偏不倚插在两道大门中间。望着一双女人的大脚，刘三旺颤抖地问：“是鬼，还是人？”

李晓娟说：“是鬼。”

刘三旺哆嗦着说：“天亮了，还不隐藏起来？”

李晓娟笑了一声说：“该死的，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镇定下来后，刘三旺仔细端详着门前的李晓娟，然后指着她头上的尿盆说：“你这是要干什么？”

李晓娟说：“我是来救你命的。”

刘三旺是刘老匪子的干儿子，父母早亡，六岁起就跟刘老匪子过日子。刘三旺摇摇头说：“满庄人都渴得动弹不得，唯独你还上蹿下跳。”

李晓娟说：“我命大，不会死的。”

刘三旺不无讥讽地说：“老天爷单单保佑你？”

李晓娟说：“别提老天爷，命在咱们自己手里，快喝吧。”

闻了闻酸臭的马尿，刘三旺忍不住呕吐起来。李晓娟讽刺地说：“好日子过惯了，闻不得这样的怪味？”

刘三旺说：“你这是想害死我？”

李晓娟生气地说：“既然不要命，就自己倒掉吧。”

刘三旺放下尿盆，掩住鼻子和嘴：“还是你倒吧。”

李晓娟气呼呼地说：“韩信都能受胯下之辱，你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还能干什么大事？”

李晓娟的激将法的确好用，渴求活下去的刘三旺决定摒弃羞耻之心。他用一只手提起尿盆，一只手捏住鼻子，然后仰起脖子，闭上眼睛，狠心地抿了一口。刘三旺的确受不住这个味道，可又不想吐出来，急忙咽了进去，然后迅速张开嘴巴，伸出皴裂的舌头。李晓娟端起尿盆，故意转过身去。刘三旺突然抱住李晓娟的细腰，头趴在她的肩头说：“我还想喝一口。”

李晓娟动情地说：“我喂你。”

说完，李晓娟喝下一大口，转过身来，把自己的嘴巴贴在刘三旺青涩的嘴唇上，一点一滴地吹了进去。李晓娟临走时，刘三旺责怪她说：“一个姑娘家，端着尿盆，成何体统，还是留在这里吧。”

李晓娟说：“只准你一人喝。”

刘三旺嘻嘻地说：“这个世界，就你对我好。”

繁星隐去，月亮只剩下一个单薄的外壳，天亮了。刘老匪子准时起床，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他信步来到偌大的院内，伸出干瘦的双臂，出个懒身。练了一个小时的九节鞭，身上出了一层臭汗，刘老匪子准备洗漱一番，便喊二愣子：“快给我舀来一盆凉水冲澡。”

听到干爷的呼唤，刘三旺急忙拿来一条毛巾，屁颠地来到刘老匪子面